

卷〇三三三

陳字

卷〇三三四

陳字

永樂大典

# 永樂大典卷之三十一百三十三

九真

陳

## 陳遺

南史潘綜傳。宋初吳郡人陳遺。少為郡吏。母好食餚底飯。役恒帶一囊。每煮食。輒錄其焦以貽母。後孫思亂。聚得數升。

帶自隨。及敗。逃竄多有餓死。遺以此得活。母晝夜泣涕。目為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再拜號咽。母豁然朗明。姓氏遂華。遺仕主簿。常聚焦飯。遺母一日戰敗逃。以焦飯。

活。時人謂純孝所感。

## 陳憲

惟揚志。憲廣陵人。元嘉二十七年。虜主佛狸攻圍懸甌。憲行汝南郡事。嬰城自守。虜多作高樓。施弩以射城內。飛矢雨下。城中

負戶以汲。又毀佛圖。取金像以為大鈎。施之衝車端。以牽樓。作蝦蟆車以填塹。憲督屬將士固女牆而戰。賊死者屍與城等。

## 陳文詔

上元縣志。宋孝建三年。建康人陳文詔訴父饒為竟陵王誕府史。恒使入山圖畫道路。不聽歸家。誕大怒。使人殺饒。

# 陳顯達

南齊列傳顯達南彭城人也。宋孝武世為張永前軍幢主。景和中以勞歷樞使。太始初以軍主隸徐州刺史劉懷珍。

北征累至東海王板行參軍員外郎。泰始四年封彭澤縣子。邑三百戶。歷馬頭義陽二郡太守。羽林監濮陽太守。隸太祖討桂陽賊於新亭壘。劉劬大折敗。賊進杜姥宅。及休範死。太祖欲還衛宮城。或諫太祖曰。桂陽雖死。賊黨猶熾。人情難固。不可輕動。太祖乃止。遣顯達率司空參軍高敬祖。自查浦渡淮。緣石頭北道入承明門。屯東堂。宮中恐動。得顯達至稍定。顯達出杜姥宅大戰破賊。矢中左眼。拔箭而鏃不出。地黃村潘姬善禁。先以釘釘柱。姬禹步作氣。釘即時出。乃禁顯達目中鏃出之。封豐城縣侯。邑十戶。轉游擊將軍。尋為使持節督廣交越三州湘州之廣興軍事輔國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進號冠軍。沈攸之年起。顯達遣軍援臺。長史到適司馬諸葛導謂顯達曰。沈攸之擁眾百萬。勝負之勢未可知。不如保境蓄衆。分遣信驛。密通彼此。顯達於座手斬之。遣表疏歸心太祖。進使持節左將軍。軍至巴丘而沈攸之平。除散騎常侍左衛將軍。轉前將軍。太祖太尉左司馬齊臺建為散騎常侍。左衛將軍領衛尉。太祖即位。遷中護軍。增邑千六百戶。轉護軍將軍。顯達啓讓。上答曰。朝廷爵人以序。卿忠發萬里。信誓

如期。雖屠城殄國之勲。無以相加。此而不賞。典章何存。若必未宜爾。吾終不妄授。於卿數士。意同家人。豈止於君臣耶。遂明與王李俱祇召也。上即位後。御膳不宰牲。顯達上熊蒸一盤。上即以充飯。建元二年。虜寇壽陽。淮南江北百姓搔動。上以顯達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兗。充徐青冀五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之鎮廣。退。上敕顯達曰。虜經破散後。當無復犯關理。但國家邊防。自應過存備豫。宋元嘉二十七年。後江夏王作南兗。徙鎮盱眙。沈司空亦以孝建初鎮彼。政當以淮上要於廣陵耳。卿謂前代此處分云何。今僉議皆云。卿應據彼地。吾未能決。乃當以擾動文武為勞。若是公計不得憚之。事竟不行。遷都督益寧二州軍事。安西將軍益州刺史。領宋寧太守。持節常侍如故。世祖即位。進號鎮西。益部山陰。多不賓服。大度村獠前後刺史不能制。顯達遣使責其租賦。獠帥曰。兩眼刺史尚不敢調我。遂殺其使。顯達分部將吏。聲將出獵。夜往襲之。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自此山夷震服。廣漢賊司馬龍駒據郡反。顯達又討平之。永明二年。徵為侍中護軍將軍。顯達累任在外。經太祖之憂。及見世祖。流涕悲咽。上亦泣。心甚嘉之。五年。荒人桓天生自稱桓玄宗族。與雍司二州界虜相扇動。據南陽故城。上遣顯達假節率征虜將軍戴僧靜等。水軍向宛葉。

雍司衆軍授顯達節度。天生率虜衆萬餘人攻舞陰。舞陰戍主輔國將軍殷公慤擊殺其副張麒麟。天生被瘡退走。仍以顯達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梁南北秦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鎮北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顯達進據舞陽城遣僧靜等先進與天生再戰大破之官軍還數月天生復出攻舞陰殷公慤破之天生還竄荒中葦城平民曰土三城賊稍稍降散。八年進號征北將軍其年仍遷侍中鎮軍將軍尋加中領軍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給鼓吹一部顯達謙厚有智計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有子十餘人。誠之曰我本志不及此汝等勿以富貴陵人家既豪富諸子與王敬則諸兒並精車牛麗服飾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鼻顯達謂其子曰麀尾扇是王謝家許汝不須捉此自逐十一年秋虜動詔屯樊城世祖遣詔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隆昌元年遷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如故置兵佐豫廢營林之勲延興元年爲司空進爵公增邑千戶甲仗五十人入殿高宗即位進太尉侍中如故改封鄱陽郡公邑三千戶加兵二百人給油絡車建武二年虜攻徐司詔顯達出往來新亭白下以爲聲勢上欲悉除高武諸孫微言問顯達答曰此等豈足介慮上乃

止。顯達建武世。心懷不安。深自貶匿。車乘朽故。導從鹵簿。皆用贏小。不過十數人。待宴酒後。啓上曰。臣年已老。富貴已足。唯少枕枕死。特就陛下乞之。上失色曰。公醉矣。以年禮告退不許。是時虜頻寇雍州。衆軍不捷。失沔北五郡。永泰元年。乃遣顯達北討。詔曰。晉氏中微。宋德將謝。蕃臣外叛。要荒內侮。天未悔禍。左社亂華。巢穴神州。逆移年載。朕嗣膺景業。踵武前王。靜言隆替。思乂區夏。但多難甫夷。恩化肇洽。興師擾衆。非政所先。用戢遠圖。權緩北畧。冀戎夷知義。懷我好音。而凶醜剽狡。專事侵掠。騎扇異類。蟻聚西偏。乘彼自來之資。撫其天亡之會。軍無再駕。民不重勞。傳檄以定三秦。一麾而臣禹迹。在此舉矣。且中原士庶。久望皇威。乞師請援。結軌馳道。信不可失。時豈終朝。宜分命方嶽。因茲大號。侍中太尉顯達。可暫輟槐陰。指授群帥。中外戒嚴。加顯達使持節。向襄陽。永元元年。顯達督平北將軍崔慧景軍四萬。圍南鄉。環馬圍城。去襄陽三百里。攻之四十日。虜食盡。散死人肉及樹皮。外圍既急。虜突走。斬獲千計。官軍競取城中絹。不復窮追。顯達入據其城。遣軍主莊丘累進取南鄉縣。故從陽郡治也。虜主元宏自領十餘萬騎奄至。顯達引軍渡水。西據鷹子山築城。人情沮敗。虜兵甚急。軍主崔恭祖胡松以烏布幔盛顯達數人擔之。逕道從分磧山出均水口。

臺軍緣道奔退。死者三萬餘人。左軍將張十戰死。追贈游擊將軍。顯達素  
有威名。著於蠻虜。至是大損喪焉。御史中丞范岫奏免顯達官。朝議優詔  
答曰。昔衛霍出塞。往往無功。馮鄧入關。有時虧喪。況公規謨肅舉。期寄兼  
深。見可知難。無損威略。方振遠圖。廓清朔土。雖執憲有常。非所得議。顯達  
表解職不許。求降號又不許。以顯達為都督江州軍事。江州刺史鎮盆城  
持節本官如故。初王敬則事起。始安王遙光啓明帝。慮顯達為變。欲追軍  
還。事尋平乃寢。顯達亦懷危怖。及東昏立。彌不樂。還京師。得此授甚喜。尋  
加領征南大將軍。給三望車。顯達聞京師大相殺戮。又知徐孝嗣等皆死。  
傳聞當遣兵襲江州。顯達懼禍。十一月十五日舉兵。令長史庾弘遠司馬  
徐虎龍與朝貴書曰。諸君足下。我太祖高皇帝。廟哲自天。超人作聖。屬彼  
宋季。綱紀自頌。應禪從民。道此基業。世祖武皇帝。昭略通遠。克纂洪嗣。四  
關罷噏。三河靜塵。鬱林海陵。頌孤負荷。明帝英聖。超建中興。至于後主。行  
悖三才。琴橫由席。繡積麻筵。淫犯先宮。撤興閨闈。皇陛為市廛之所。雕房  
起征戰之門。任非華尚。寵必寒廝。江僕射兄弟忠言屬薦。正諫繁興。覆族  
之誅。於斯而至。故乃行噬之刑。四割於海路。家門之豐。一起於中都。蕭劉  
二領軍。並升御座。共稟遺詔。宗戚之苦。諒不足談。渭陽之悲。何事至此。徐

司空歷策忠榮。清簡流世。匡翼之功未著。傾宗之罰已彰。沈僕射年在懸  
車。將念机杖。歡歌園藪。絕影朝門。忽招陵上之罰。何萬古之傷哉。遂使紫  
臺之路。絕縉紳之儔。縷組之間。罷金張之胤。悲哉。蟬冕為賤。寵之服。嗚呼  
皇陛。列劫豎之坐。且天人同怨。乾象變錯。往歲三州流血。今者五地自動。  
昔漢池異色。胥王因之見廢。吳郡雙震。步生以為奸倖。況事隆於往愜。蒙  
倍於前寔。此而未廢。孰不可興。王僕射王領軍。崔護軍。中維簡正。逆念剖  
心。蕭衛尉。蔡詹事。沈左衛。各負良家。共傷時愴。先朝遺舊。志在名節。同列  
丹書。要同義舉。建安殿下。秀德冲遠。寔允神器。昏明之舉。往聖流言。今泰  
役戎驅。亟請乞路。須京塵一靜。西迎大駕。歌舞太平。不亦佳哉。裴豫州。宿  
遣誠言。久懷慷慨。計其勁兵。已登淮路。申司州志節。堅明。分見迎合。摠勒  
偏率。殿我而進。蕭雍州。房僧寄。竝已纂邁。旌鼓將及。南兖州司馬。崔恭祖。  
壯烈超群。嘉驛屢至。所聽烽譟。共成脣齒。荆郢行事。蕭張二賢。莫不紫劍  
飡風。橫戈待節。關畿蕃守之儔。孰非義侶。我太尉公。體道合聖。杖德脩文。  
神武橫於七伐。雄略震於九綱。是乃從彼英序。還抗社稷。本欲鳴茄細錫。  
無勞戈刃。但忠黨有心。節義難遺。信次之間。森然十萬。飛旂咽於九派。列  
艦迷於三川。此蓋捧海澆瑩。烈火消凍耳。吾子其擇善而從之。無令竹帛

空為後人笑也。朝廷遣後軍將軍胡松、驍騎將軍李叔獻、水軍撫梁山左衛將軍左興盛、假節加征虜將軍督前鋒軍事屯新亭。輔國將軍驍騎將軍徐世標領兵屯杜燒宅。顯達率衆數千人發尋陽與胡松戰於採石。大破之。京邑震恐。十二月十三日。顯達至新林築城壘。左興盛率衆軍為拒戰之計。其夜顯達多置屯火於岸側。潛軍渡取石頭。北上襲宮城。遇風失曉。十四日平旦。數十人登落星嶼。新亭軍望火。謂顯達猶在。既而奔歸赴救。屯城南宮掖大駭。閉門守備。顯達馬稍從步軍數百人於西洲前與臺軍戰。再合大勝。手殺數人。稍折宮軍繼至。顯達不能抗。退走至西州。從烏榜村為騎官趙潭注稍刺落馬。斬之於籬側。血湧湔籬。似淳于伯之被刑也。時年七十二。顯達在江州遇疾不治。尋而自差。意甚不悅。是冬連大雪。梟首子朱雀而雪不集之。諸子皆伏誅。實見王敬則傳下南史顯達諸子與王敬則諸兒並精車牛。麗服飾。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鼻。而皆集陳舍。顯達知此不悅。及子休尚為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曰。凡奢侈者鮮有不敗。麀尾蠅拂是王謝家許。汝不須捉此自遂。即取於前燒除之。其靜退如此。後以太尉判鄱陽郡公為三公。事而職典連舉人以為格外三公。永元元年十一月十五日。舉兵欲直襲

建鄴以掩不備。又遙指郢州刺史  
建安王寶寅為主。論見王敦別傳。

## 陳伯之

桑書列傳伯之。濟陰睢陵人也。幼有膂力。年十三四好著

呵之云。楚子莫動。伯之謂田主曰。君稍幸多。一檐何苦。田主將執之。伯之因伏刀而進將刺之。曰。楚子定何如。田主皆反走。伯之徐檐稍而歸。及年長在鍾離。數為劫盜。嘗投面覘人船。船人所之。獲其左耳。後隨鄉人車騎將軍王廣之。廣之愛其勇。每夜卧下榻。征伐嘗自隨。齊安陸王子敬為南兗州。頗持兵自衛。明帝遣廣之討子敬。廣之至尋陽。遣伯之先驅。因城閑獨入斬子敬。又頻有戰功。以勲累遷為冠軍將軍。驃騎司馬。封魚復縣伯。邑五百戶。義師起。東昏假伯之節督前驅諸軍事。豫州刺史將軍如故。尋轉江州。據尋陽。以拒義軍。郢城平。高祖得伯之。幢主蘇隆之。史說伯之即以為安東將軍江州刺史。南史子武牙為徐州刺史。伯之雖受命。猶懷兩端。偽云大軍未須便下。高祖謂諸將曰。伯之此答。其心未定。及其猶豫。宜逼之。衆軍遂次尋陽。伯之退保南湖。然後歸附。進號鎮南將軍。與衆俱下。伯之碩籬門。尋進西明門。建康城未平。每見出降。伯之輒喚與耳語。高

祖恐其復懷翻覆密語伯之曰聞城中甚忿卿舉江州降欲遣刺客中卿  
宜以為慮伯之未之信會東昏將鄭伯倫降高祖使伯倫過伯之謂曰城  
中甚忿卿欲遣信誘卿以封賞須卿復降當生割卿手脚卿若不降復欲  
遣刺客殺卿宜深為備伯之懼自是無異志矣力戰有功城平進號征南  
將軍封豐城縣公邑二十戶遣還之鎮伯之不識書及還江州得文牒辭  
訟惟作大諾而已有事典藏傳口語與奪決於主者伯之與豫章人鄧綬  
永興人戴永忠並有舊緒綬藏伯之息英免禍伯之尤德之及在州用緒  
為別駕永忠記室叅軍河南褚綬京師之薄行者齊末為揚州西曹遇亂  
居閭里而輕薄手能自致惟綬獨不違高祖即位綬頻造尚書范雲雲不  
好綬堅拒之綬益怒訟語所知曰建武以後草澤底下悉化成貴人吾何  
罪而見棄今天下草創饑饉不已喪亂未可知陳伯之擁彊兵在江州非  
代來臣有自疑意且熒惑守南斗詎非為我出今者一行事若無成入魏  
何處臧作河南郡於是遂投伯之書佐王思穆事之大見親狎及伯之擢  
人朱龍符為長流將軍並棄伯之愚聞悉行奸險刑政通塞悉共專之伯  
之子虎牙封示伯之南史伯之子武牙時為且開將軍武帝手疏龍符罪  
親付武牙武牙封示伯之高祖又遣代江州別駕鄧綬伯之並不受命答

高祖曰。龍符驍勇健兒。鄧綬事有績効。臺所遣別駕。請以爲治中。綬於是日夜說伯之云。臺家府庫空竭。復無器仗。三倉無米。東境飢流。此萬代一時也。機不可失。縉永忠等每贊成之。伯之謂綬今段啓卿若復不得。便與卿共下。使反高祖。敕部內一郡處綬。伯之於是集府州佐史。謂曰。奉齊建安王教。率江北義勇十萬。已次六合。見使。以江州見力。運糧速下。我荷明帝厚恩。誓死以報。今便纂嚴備辦。使縉詐爲蕭贛書。以示僚佐。於廳事前爲壇。殺牲以盟。伯之先飲。畏史已下次第軟無。縉說伯之曰。今舉大事。宜引衆望。程元冲不與人同心。臨川內史王觀。僧虔之孫。人自不惡。便可召爲畏史。以代元冲。伯之從之。仍以縉爲尋陽太守。加討逆將軍。永忠輔義將軍。龍符爲豫州刺史。率五百人守太雷。太雷戍主沈慧休。鎮南叅軍李延伯。又遣鄉人孫憐。李景。受龍符節度。憐爲徐州。景爲郢州。豫章太守鄭伯倫起郡兵距守。程元冲既失職於家。合率數百人使伯之。典籤呂孝通戴元則。爲內應。伯之每且常作。使日晡輒卧。左右伏身皆休息。元冲因其解拖。從北門入。徑至廳事前。伯之聞叫聲。自率出。盪元冲力不能敵。走逃廬山。初元冲起兵。要尋陽張孝季。孝季從之。既敗。伯之追孝季不得。得其母。卽氏蠟灌殺之。遣信還都報虎牙兄弟。虎牙等走盱眙。盱眙人徐安。莊

興紹張顯明邀擊之不能禁。反見殺。高祖遣王茂討伯之。伯之聞茂來。謂  
絹等曰。王觀既不就命。鄭伯倫又不肯從。便應空手受困。今先平豫章。開  
通南路。多發丁力。益運資糧。然後席卷北向。以撲飢疲之衆。不憂不濟也。  
乃留鄉人唐盖入守城。遂相率趣豫章。太守鄭伯倫堅守。伯之攻之不能  
下。王茂前軍既至。伯之表裏受敵。乃敗走。聞道亡命出江北。與子虎牙及  
褚絹俱入魏。魏以伯之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平南將軍。  
光祿大夫。曲江縣侯。天監四年。詔太尉臨川王宏率衆軍北討。宏命記室  
丘遲私與伯之書曰。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出。業  
鸛雀之小志。慕鴻鵠之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逢明主。立功立事。開國承家。  
朱輪華轂。擁旆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  
穹廬以屈膝。又何劣耶。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已。外  
受流言。沈迷倡慶。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論功。棄瑕錄用。收赤心於天下。安  
反側於萬物。將軍之所知。非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傳刃  
於愛子。漢主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舊。沈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勲重於當  
代。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  
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述。今功臣

名將厲行有序。懷黃佩紫。贊帷幄之謀。乘輅建節。奉疆場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覲。願借命。驅馳異域。寧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焦爛。況偽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方當繫頸臺邸。懸首藁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鷺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日。撫弦登陴。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圖。自求多福。南史。天監四年。詔王宏北侵。宏命記室丘遲私與伯之書。末曰。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威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括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辯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唯北狄野心。孫強少塞之問。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重。方弔人洛。內伐罪秦中。若違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伯之得書。乃於壽陽擁衆歸。武牙為魏人所殺。伯之乃於壽陽擁衆八十歸。虎牙為魏人所殺。伯之既至。以為使持節都督西豫州諸軍事。平北將軍西豫州刺史。永新縣侯。邑千戶。未之仕。復以為通直散騎常侍。驍騎將軍。又為太中大夫。久之卒於家。其子猶有在魏者。褚

絹在魏。魏人欲擢用之。魏元會。絹戲爲詩曰。帽上著籠冠。袴上著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魏人怒。出爲始平太守。日日行獵。墮馬死。論見劉  
李連傳。南史論曰。陳伯之雖輕狡爲心。而勇勁自立。其累至爵位。蓋有  
由焉。及喪亂既平。去就不已。卒得其死。亦爲幸哉。慶之初同驚雀之游。終  
懷鴻鵠之志。及乎一見任委。長驅伊洛。前無強陣。攻靡堅城。雖南風不競。  
晚致傾覆。其所剋捷。亦足稱之。蘭欽戰有先鳴。位非虛受。終逢鴆毒。唯命  
也。

## 陳慶之

梁書慶之字子雲。義興國山人也。幼而隨從高祖。高祖性好基。每從夜達旦不輟。等輩皆倦寐。惟慶之不寢。間呼即

至。甚見親賞。從高祖東下。平建鄴。稍爲主書。散財聚士。常思効用。除奉朝  
請。普通中。魏徐州刺史元法僧於彭城求入內附。以慶之爲武威將軍。與  
胡龍牙成景儁率諸軍應接。還除宣猛將軍。文德主帥。仍率二千送豫章  
王綜入鎮徐州。魏遣安豐王元延明。臨淮王元或。率衆二萬來拒。屯據陟  
延明先遣其別將丘大千築壘淩陽。觀兵近境。慶之進薄其壘。一鼓便潰。  
後豫章王棄軍奔魏。衆皆潰散。諸將莫能制止。慶之乃斬關夜追。軍士得

金。普通七年。安西將軍元樹出征壽春。除慶之假節總知軍事。魏豫州刺史李憲遣其子長鈞別築兩城相拒。慶之攻之。憲力屈遂降。慶之入據其城。轉東宮直閤。賜爵關中侯。大通元年。隸領軍曹仲宗伐渦陽。魏遣征南將軍常山王元昭等率馬步十五萬來援。前軍至駝澗。去渦陽四十里。慶之欲逆戰。常放以賊之前鋒必是輕銳。與戰若捷。不足爲功。如其不利。沮我軍勢。兵法所謂以逸待勞。不如勿擊。慶之曰。魏人遠來。皆已疲倦。去我既遠。必不見疑。及其未集。須挫其氣。出其不意。必無不敗之理。且聞虜所據營林木甚盛。必不夜出。諸君若疑惑。慶之請獨取之。於是與麾下二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魏人震恐。慶之乃還與諸將連營而進。據渦陽城。與魏軍相持。自春至冬。數十百戰。師老氣衰。魏之援兵復欲築壘於軍後。仲宗等恐腹背受敵。謀欲退師。慶之伏節軍門曰。共來至此。涉歷一歲。糜費糧。伏其數極多。諸軍並無闕心。皆謀退縮。豈是欲立功名。直聚爲抄暴耳。吾聞置兵死地。乃可求生。須虜大合。然後與戰。審欲班師。慶之別有密教。今日犯者。便依明詔。仲宗壯其計。乃從之。魏人犄角作十三城。慶之銜枚夜出。陷其四壘。渦陽城主王緯乞降。所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虜。鼓噪而攻之。遂大奔潰。斬獲略盡。渦水咽流。降城中男女三萬餘口。詔以渦陽

之地置西徐州。衆軍乘勝前頓城父。高祖嘉焉。賜慶之手詔曰。本非將種。又非豪家。朕望風雲。以至於此。可深思奇略。善克令終。聞朱門而待賓。揚聲名於竹帛。豈非大丈夫哉。大通初。魏北海王元顥以本朝大亂。自拔來歸。求立爲魏主。高祖納之。以慶之爲假節驍勇將軍。送元顥還北。顥於渙水。即魏帝號。授慶之使持節鎮北將軍。護軍前軍大都督。發自鉅縣。進拔滎城。遂至睢陽。魏將丘大千有衆七萬。分築九城。以相拒。慶之攻之。自丑至申。陷其三壘。大千乃降。時魏征東將軍濟陰王元徽業率羽林庶子二萬人來救。梁衆進屯考城。城四面滎水。守備嚴固。慶之命浮水築壘。攻陷其城。生擒徽業。獲租車五千八百兩。仍趣大梁。望旗歸款。顥進慶之衛將軍。徐州刺史武都公。仍率衆而西。魏左僕射楊昱。西阿王元慶。撫軍將軍元顥。恭率御仗羽林宗子庶子衆凡七萬。據滎陽拒顥。兵既精強。城又險固。慶之攻未能拔。魏將元天穆大軍復將至。先遣其驍騎將軍余朱吐沒兒領胡騎五千。騎將曾安領夏州步騎九千援楊昱。又遣右僕射朱世隆。西荊州刺史王羆。騎一萬據武牢。天穆沒兒前後繼至。旗鼓相望。時滎陽未拔。士衆皆恐。慶之乃解鞍秣馬。宣喻衆曰。吾至此以來。屠城略地。實爲不少。君等殺人父兄。略人子女。又爲無算。天穆之衆。並是仇讎。我等纔有